

Z世代网络集体匿名化社交现象及成因研究

李芷暄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湖北武汉 430000

摘要：随着社交网络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匿名社交在Z世代之间越来越常见，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Z世代如今越来越倾向于在互联网早上隐藏自己的个性和身份。在集体匿名化的情况下互联网环境发生了相应的改变，Z世代的社交模式也随之更新，本文在引用部分心理学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分析Z世代集体匿名化的现象和成因，探寻在集体匿名化的网络社交发展下对于互联网环境有哪些其他影响。

关键词：集体匿名；网络社交；Z世代；匿名社交

一、网络集体匿名化社交相关现象及定义

（一）网络集体匿名化的定义

集体匿名行为指，在特定环境下，一群人以集体身份或群体名义行动，个体身份信息处于秘密或隐藏状态的行为模式。在此基础上，网络集体匿名化现象具体指互联网用户通过高度相似的账号信息存在于社交平台，目的是为了消除互联网公域中的个性化形象，个体以匿名的方式参与网络互动。在网络集体匿名化的情况下，用户可以隐藏自己个人信息的细节，避免隐私信息的暴露，提供了在网上更加自由和便利的表达空间。集体匿名化的情况下还可以摆脱社会给个体带来的形象枷锁，更加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1]。

（二）网络集体匿名化的起源

近年来，网络集体匿名化的现象在各公共社交平台越来越常见，网络集体匿名化的代表形象是头像为动画形象的粉色恐龙，用户名为“momo”的账号（以下简称“momo”）。该形象的来源是当用户通过微信授权登陆豆瓣、小红书、知乎等其他平台时，如果跳过了选择用户名和头像的选择，微信自动生成的默认用户形象。“momo”并不特指某个人或某个群体，是由互联网散户组成的匿名群体，部分是源于新用户注册账号后生成的默认账号信息，另一部分是自发将头像与用户名改成与“momo”一样加入匿名群体的人。目前在小红书和豆瓣平台的“momo”相对较多，由于相同的用户名和头像便于隐藏身份，加入“momo”的人数还在逐渐增加。目前

互联网各平台的“momo”群体体量庞大、活跃度高、成员丰富，即使在统一的身份下，也是以独立的个体在网络输出丰富多彩的信息，有着强大的舆论影响力。

（三）Z世代网络集体匿名化社交的现状

Z世代指1995年到2009年之间出生的人，也称“互联网世代”或“数媒土著”。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于2024年3月发布的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提到，10岁-29岁的网民占我国整体网民的28.4%。Z世代从出生开始就与互联网时代无缝连接，受互联网与数字信息设备影响最大，是第一批互联网的“原住民”。因此网络社交占据Z世代社交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小部分疲于现实社交的群体甚至更加依赖网络社交，现实社交和网络社交的界限也越来越分明。社交媒体兴起后，人们普遍倾向于拥有自己的账号并对其进行页面、ID和内容的管理，通过对账号的塑造来打造自己的线上身份^[2]。长期维持不变且理想的线上身份需要大量的时间，需要考虑到自己某个账号所建立起来的线上社交圈等各方面的因素。集体匿名给Z世代提供了一种隐藏身份的方式，让他们在网络世界更加自由地展示自己的个性，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同时将现实社交与网络社交剥离，如今“momo”已经成为部分Z世代的集体代名词。

二、Z世代网络集体匿名化社交的成因

（一）增强“真我”形象的展现

戈夫曼的拟剧论认为，在社会和人生这个巨大的舞台上，社会成员作为在这个大舞台上的表演者都十分在意如何在众多的观众（指参与活动的其他人）面前塑造能被人接受的形象。在匿名社交出现前，Z世代互联网用

作者简介：李芷暄（1997.09.19-），女，汉族，湖北武汉，硕士，研究方向：新闻传播。

户会通过头像或用户名来展现戴上“面具”的自己，获取互联网上其他观众的认可，从而满足自己在社交中的心理需求。这些精心建立的形象往往与社会地位、职业、学历、地域等等各种因素相关，这些由社会环境添加的标签会给人们带来特定的要求和期待，用户在行动前会考虑该行为是否符合特定的标签或身份，导致网络形象与大部分网民的“真我”有着很大的距离。

例如在微信这种基于亲密熟人关系的社交软件，真实社交和网络社交的边界变得模糊，用户无法真正隐藏自己。而大部分Z世代倾向于将熟人社交和网络社交完全分开，因此类似小红书或豆瓣这样的网络社交平台，社交将范围从私域转化到公域，有助于用户摆脱标签，自由表达和展现自己的真实的面貌，展现“真我”的形象。加入匿名群体更加加强了社交的隐蔽性，在“momo”这样的马甲下，用户们不再专注于建立自己在其他观众眼里的“良好形象”，而是将社交账号作为一个展现真实自我的途径，不需要遵循某种社会身份或形象的行为准则。人们穿上“momo”互联网马甲，能够无负担地表达自我，避免迫于群体压力不敢发声；同时也满足了窥视他人的乐趣，规避了暴露真实自己的麻烦^[3]。

（二）增长的隐私保护意识

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更迭，目前已经进入“去中心化”的Web3.0世代，人们在网上的一举一动都被记录到大数据和算法之中。2022年4月，各大网络社交平台宣布公开账号ip归属地。互联网用户的个人信息曝光风险逐渐增加，隐私保护逐渐受到挑战。同时，算法推荐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带来的使用沉溺、算法偏见、信息茧房和隐私安全等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影响了用户的使用体验。用户在互联网上的任何发言和浏览都会被留下数字记录，无法彻底删除。社交媒体给互联网用户提供了表达想法的平台，同时也给“窥视者”提供了便利，为了对抗这些因素，对互联网熟悉的Z世代纷纷通过匿名的形式来保护自己的隐私，以此对抗大数据和算法。因为对参与集体匿名化社交的互联网用户来说，等于处在互联网中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隐藏自己的个性化元素，属于大集体的一小部分。在集体匿名的情况下，用户发表自己意见和观点时个人隐私的泄露的风险相对更低，能够避免遭受网络暴力。除此之外，在算法和大数据推送的环境下，“momo”这样的群体账号形象能够保证自己个人信息的安全性，将熟人社交和网络社交彻底分开，符合Z世代对于网络社交的基本要求。对Z世代

来说，互联网技术和算法不断发展，个人的隐私空间也在不断地被挤压，网络集体匿名化行为越来越常见也说明Z世代在日趋透明的网络环境中更加重视保护自己的空间和隐私。

（三）Z世代的新型“社交恐惧”

社交恐惧症，又称社交焦虑障碍，是一种神经性的疾病，症状主要表现为在小团体中被人审视的害怕。在Z世代的网络社交下，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交恐惧”，主要原因来自于社会以及工作带来的社交压力。如日常生活中用来沟通交流的工具，由于工作和生活中必要的社交活动，被强迫与人交流，逐渐变成了心理压力的来源，变得对社交产生焦虑和恐惧。为了规避这种压力，Z世代开始自发地给自己贴上“社恐”（社交恐惧症的缩写）的标签，实则是一种逃避社交活动的方法。现实生活中，个体会因为种种原因在社交上受到限制，比如衣着、场合、语言表达等，这些限制无疑又增加了社交的压力。当前社交媒体已经成为用户个人的数字化身，线上线下的边界日益模糊，不敢随意发表意见，成为沉默的大多数^[4]。为了缓解这种源于现实社交的压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momo”的行列中，借助群体匿名行为实现自我解放，反对社交网络对个体的束缚，追求更加平等的交流方式。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中，用户可以体验到一种匿名的感情交流，可以在无须公开个人隐私的情况下宣泄情绪，可以依个人喜好选择交际圈子，而无须担心现实世界中的种种问题。在“momo”的群体中，社会中因为身份造成的社交限制被打破，降低了他们的社交焦虑，不用担心在讨论的过程中被定义或标签化。这不仅满足了个体对自由表达的需求，也寻求了心理上的群体认同感。

三、网络集体匿名化社交对网络环境的后续影响

（一）群体极化下形成沉默的螺旋

集体匿名在给用户提供了更加自由表达观点情况的同时，集体归属感也同时捆绑着每位加入“momo”大军的用户。处于“momo”集体中的个体，为了融入大多数，会出现大量的从众心理现象。在“momo”这个群体中的个体，在失去了约束力的匿名状态下，更加容易去肆意地宣泄个人情绪^[5]。人们为了融入集体同时维持在集体中的位置，在互联网的环境下，特别是面对有争议的事件时，集体匿名群体更容易陷入群体极化的情况。具体行为表现为在某件事情中呈现“一边倒”的情况，出现非黑即白的判断，在情绪的作用下暂时失去考虑多

方面因素的能力。诺依曼在“沉默的螺旋”理论中提出，人们基于害怕被孤立的心理机制，在表达自己的意见前会感知周围的“意见气候”。在集体中大多数人都出现相似意见时，个体在表达不同观点时会感知集体中其他人的意见，从而产生犹豫。群体极化和沉默的螺旋情况出现后对言论的多样性有着很大的影响，部分人会在情绪的驱使下缺乏理性的思考，产生错误的判断。

（二）过度依赖社交媒体模糊自我

现代社会的生活压力不断增大，社会对于年轻人的规训越来越强导致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压抑自我，只依靠网络来作为发泄真实自我的出口。社交媒体本应该作为一个表达观点的平台，但越来越多的现象表明网络的虚拟化形象已经不是一种手段，已经变成人们打造自己良好形象的目的。虚拟化生存程度的加深加剧了人的异化——网络虚拟社会作为人们实践活动所构建的客体，本应作为人们用来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却变成了控制人和奴役人的存在，反过来支配着人^[6]。为了逃避现实社交，人们越来越依赖网络社交，逐渐导致与现实社交逐渐脱离，过度在乎自己的数字化人格，本末倒置。“momo”发布的信息丰富了互联网生态，但也埋下了制造、传播谣言的隐患，存在着泄露他人隐私、滋生网络暴力的可能^[7]。对于现实社会的逃离加上集体匿名带来的舒适区导致人们肆意释放自己的恶意，将互联网社交作为自己的主要阵地，对真实自我的认知越来越模糊。

（三）越过言论自由的表达边界

在集体匿名化的情况下，人们在集体中隐藏自己，导致责任发生了分散。在“momo”的马甲下，用户对于自己行为的责任感下降，因此有许多人这样的“去责任感”下不经思考地发表言论，不断突破言论自由的边界线，在匿名化的保护下将言论自由和诽谤造谣的边界线不断模糊。勒庞曾在《乌合之众》中谈到，匿名化的特征会使理性的公众丧失社会规则意识和法律秩序的约束感，由于不再害怕暴露自己的社会身份，会变得更加放纵、缺乏理智。本着“法不责众”的理念，在匿名化的身份下肆意妄为。集体匿名化下的社交平台，用户在自己规避隐私暴露的同时对互联网其他用户进行言语暴力，

言论不遵守道德底线的情况时有发生。数字化时代，社交媒体为用户提供跨越时空连接的同时，“网络考古”越来越多闯入个人空间，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等也时有发生，网络用户似乎置身于福柯笔下的全景监狱。

结语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互联网用户的隐私和数字痕迹变得越来越透明，匿名社交已经成为越来越多Z世代的选择。在Z世代不断规避被网暴、被窥探、被人肉等的风险时，监管部门则陷入新的困境。集体匿名虽然给网络用户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庇护所，但在自由的基础上也需要有规则和制度的约束。互联网并非“不法之地”，在匿名的情况下也需要遵守发言和行为的边界与底线。监管部门和平台都应该针对集体匿名化的群体作出相应的预防措施，避免极端事件的发生。

参考文献

- [1]王静雯,杨译淞.陌生人社交环境下的集体匿名行为——以小红书平台的momo大军为例[J].科技传播,2023,15(17):114-117.
- [2]贺运莹.社交媒体平台用户的匿名现象分析——以小红书momo为例[J].视听,2024,(02):153-156.
- [3]侯茜苑.青年群体匿名化社交的心理动机研究——以小红书momo群体为例[J].全媒体探索,2023,(08):135-136.
- [4]刘静.momo群体在自主匿名社交中的自我呈现——基于拟剧理论视角[J].科技传播,2023,15(17):125-128.
- [5]焦婧.社交媒体中momo群体的匿名行为研究[J].新媒体研究,2024,10(08):50-53.
- [6]孔令超.小隐隐于momo:社会化媒体中集体性匿名社交现象研究[J].科技传播,2024,16(07):122-125+130.
- [7]杨恒,蔡亚欣.拟剧理论视域下匿名化的青年媒介形象探析——以豆瓣momo群体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23,14(07):117-119.